



著 宸 紫 趙

版 出 局 書 會 協 年 青

「敬獻

宋棐卿先生

紫宸自脫虜獄，埋首著書，時賴

先生慷慨接濟，幸免飢寒。杜工部云：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吾之感激，豈有窮盡；區區片曝，聊表不忘而已。」

評

基督教先傳入歐洲再傳入美洲而後乃傳到東亞傳到中國此數語不足以概括史實若論當今在中國之教會則其來源誠如此耳

神學諸章簡述各家至爲淵博唯輒以謬妄評之似爲太過竊謂管窺蠡測之一知半解未嘗非真理之一斑祇可指出其未盡廬山面目耳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可溝通諸論實爲全書最出色之處其謂西銘倫理與基督教倫理相同尤可佩服

洪煊達評

張序

基督教進解趙紫宸先生爲基督教謀進一步之解釋而作也。紫宸與余出獄後，相約各撰一書。余則就獄中所冥想者演爲思想與社會，約二十萬言，歷時一年。不意紫宸于旬日間卽已成書。誠可謂下筆如瀉者矣。吾書述及中西道統之不同與夫今後可以調和之道。西方道統中基督教實居中心地位，顧余于基督教苦無所知，致難着手。因就紫宸而請益焉。紫宸遂出此稿以授余，曰：閱畢且爲我序之。余受讀未竟，而恍若仍置身獄中聞紫宸述基督教釘死十字架之故事。蓋基督教被難之前夕曾向上帝祈禱，謂或免或否一惟上帝之命。既而果不獲免。斯則上帝之意殆欲藉此以暴世人之惡，俾後之人有所驚惕也。紫宸爲余述此時，一燈熒然，兩囚相對。此境此情至今回思，心猶爲悸。余素不讀耶教書，亦復不知今此複述果與事實有誤與否。第余以爲使吾輩既處瀕死之地，而猶能爲之神王氣振，則此十字架之故事洵有不可思議之力也。溯余之識紫宸遠在二十年以前。彼時紫宸任教東吳大學。雖嘗召余往爲哲學演講，時亦汎汎之交而已。厥後先後來燕京大學，雖同在一校而不常見。偶遇于途，亦止頷首而笑。不謂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美戰爭起，學校被封，同事十一人被逮入獄。余與紫宸共禁一室，患難相依，親如手足。天寒則相偃而臥。中間忽隔離若干日。紫宸知余將孤寂欲死，每晨必爲余祈禱。後又共一室，而余則病矣。病時本賴紫宸有所慰藉。計余在禁錮中六閱月有十日，患病與自殊合計凡死者可四次。顧竟未得死，豈冥冥之中真有上帝指示耶。紫宸屢勸余奉教，

吾心不能無動者以此也。雖然，宗教不獨爲人生內心之助，且于文化之推進有其影響焉。西方文化之精髓在兩概念，曰平等，曰自由。由平等發爲社會主義。由自由以成民主主義。此二主義又無不導源于基督教。在耶路撒冷之最初教團實爲共產生活之集合。則謂基督教爲社會主義之始祖不爲過也。至于民主雖遠出希臘，然亦因耶教之重個人良心而益彰。西方文化之有今日者賴有基督精神云。今大戰將趨結束，各國于痛定思痛之際必將更念及基督之博愛，而覺悟非于地上建立天國不可。果此後而有新天下，則國際必當平等，國內必尊自由。雖不能遽謂即實踐基督之道，而基督徒之努力亦必爲不可缺者。基督教之教義雖如日月而未虧，然嚮之爲教徒者，余以爲不免流于脆弱，太遷就，太隨和。今紫宸若率中國全國教徒對現實而戰，化懦弱爲堅強，撥黑暗而致之光明，則區區小子願爲執鞭之士以從之也。

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張東蓀序。

張序

趙紫宸先生著基督教進解成以示子高曰爲我序之嘗以爲基督教之入中土適當歐西殖民主義盛行之日又值吾國愚昧頹廢士子所馳逐者八股試帖耳官吏所營謀者勢位富厚耳社會所流行者迷信嗜好耳以如斯之民與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角夫固焉得而不敗而各省教案既往爲列強所藉口吾國教徒又不足以維繫庶民之望於是基督教本體遂亦爲世詬病而不能自白此十九世紀下半之大略情狀也庚子以後民智大開中西往來使士習於外務而教會本身並其附屬之事業日益昌盛民教相安迄於今幾五十年信徒既衆自立之教會亦成願爲之教師者求如高僧傳所載諸龍象法眼似乎猶乏其人文采不足伸其說歟道行不足符其位歟教義猶未澈歟時會猶未至歟中西文化之異同猶有未能調和者歟嘗求其故而不得今讀紫宸所爲書闡明教義始於一己信仰終於世界改造蓋可謂徹上徹下矣而於中國文化與基督教之相關尤婉婉然三致意焉然則嚮之所謂猶乏其人者庶幾遇之抑紫宸之爲是書成於虎口餘生尤不得與尋常著述比東坡遷海南而詩文益臻精深華妙陽明謫龍境驛而知行合一之說予以大澈大悟憂患之足益人神智自古有然矧所遭值更甚於遷謫者乎顧亦惟蘊蓄於中之既久斯一旦激發而不可遏紫宸主講神學有年行禮誠虔踐履篤實尤擅文學平昔既已著作等身矣出獄後多所撰述詩歌而外鉅製如斯篇未浹旬而十萬餘言告成繼撰保羅傳一書篇章尤富語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又云惟其

有之是以似之豈偶然哉夫西方文明原動力三宗教政治科學三者相須相濟而後羣獲其安治賴以理今者大戰告終政治科學之績彰彰在人耳目間有未盡饜人意者異日痛定思痛正賴宗教有以潛移默運而維持之回思吾國百年來創劇痛深積弱凋敝之餘奮志前邁十數年間內憂外患舉不足以挫其氣反加強焉然則後此更宜如何滌瑕蕩垢躋斯民於清明之域讀此書者可不深長思之耶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張子高序

陳序

人與天地並立。而稱曰三才。故爲人內莫大於仁。外莫先於禮。仲尼氏以仁禮教化天下。其旨乃在平物我之情。維衡萬事。而息人類之紛爭。充其至極。未嘗不可弭亂於無形。使國家永享隆盛。社會長保安寧。是以孔子之道。亘數千百年。而爲學者所崇信。卽稍解事理之人。亦靡不聞風尊仰。而與孔子並時之老莊楊墨。無不逞其詞鋒。要皆以棄禮賊仁爲歸。率未能易孔子之道。斯顯晦所以不侔者也。自佛教於東漢明帝間。從印度漸入中土。至六朝而盛。有時帝王且沈迷而不知返。梁武帝晚年修齋誦經。唐憲宗迎佛骨于禁中。祈求歲豐。昌黎之貶潮州。蓋爲上表力諫而獲咎也。夫釋迦牟尼之教。以成佛超凡爲上。晚近皈依之士益多。大抵欲求解脫。冀藉佛力而歸淨土。使人抱定四大皆空六根清淨之說。以出世。視儒術大有爲之義。正復相反。僅得懺悔者之憑依而已。至於基督之旨。重在導人之善。懲人之惡。救人之難。扶人之危。拯人之厄。時時予人以向上之機。而潛修之士且希昇天爲神。造端於猶太。流布於歐洲。今則遍于瀛環。而以美利堅國爲普及。當西元十一世紀中。分爲天主教希臘教。迨十六世紀。復由天主教而別新舊兩派。吾國稱新派曰耶穌教。卽其初傳入唐代者。謂之景教。以至明朝之耶穌會。俱舊派也。新派則俟清中葉始漸發達。而天主教之名猶得遂與並存。以同塗異趣。固不若受耶穌教之洗禮者之衆堅且奮也。吾友趙君紫宸。乃基督信徒。既博通中西之學。鑽摩耶教逾三十年。以淵深見稱于儕輩。其人性行純潔。實一皎然獨立之君子。嘗出所蘊積。專意教導爲務。每

登講壇。雄辯縱橫。如剖荆山之玉。能令聽者色然以喜而去。卽偶於師友之間。亦言之津津有味。余聞之。往往油然興無窮之觀感慨慕。而不容自己。私心以爲不如紫宸者。庶幾克稱基督之高徒也。一日。紫宸示以所著基督教進解稿本。瞿然曰。基督之仁心。殊近孔子忠恕之道。姑就素所習知者。盡數日之力。而草成茲編。其有關於中國文化一端。尤三致意焉。吾子其爲我序之。嗟乎。世界之廣。宗教之大。列邦憲章。莫不許人民信教自由。吾國亦然。基督教之風行。固與儒佛異其趨嚮。誠以儒術在入世。佛法重出世。基督之義。介乎二者之間。而欲使人明心見性。又彷彿如一。頭終不若儒教之深入人心者。蓋孔子爲古之聖人。其道歷數千百年長存於天地間。人人心中歷不有一孔子在。此基督教與佛教未能追蹤而並進者也。紫宸因儒門之徒。今更以所茹于基督教者。昕夕孳孳以求補於儒教之未及。所謂經邦之禮。育物之仁。爲言譬喻百端。舉凡先聖之片言隻語。往昔之詠句歌辭。窮形盡相。雖口吻千變。而不離其宗。洵有功德世道人心之作也。方今鋒煙瀾漫遍九州。而勝負得失。成敗是非。自有彼蒼爲之主宰。明乎此。始可與言基督之理。而徵諸孔子之道。然則是編得毋于八表同昏之日。而爲明鏡之朗耀乎。紫宸其聽余言否也。

民國卅有四年歲次乙酉之夏新城陳瀨一敘。

自序

余著是書，曰基督教進解，其故有二：開發教之真理，以期脫出西人傳述之窠臼，樹立漢家獨立之旗旌，而與諸同志交相討論，一也；省臂解之繁劇，節講演之殷勞，以爲友朋學生伸其所積，二也。遂於本年九月一日訖十九日之間，伏案揮寫，颺颺不自已，諸所論列，不啻自茹十年養成之心坎中流出，幾有涓涓江河之勢，而思潮起伏，舉所欲言者傾臆書之，尤若有神助，平生操翰之速，耶穌傳而外，蓋未有甚於此篇者也。緣以此分段甚長，不用大綱，不依節目不作註解，不假參攷之書；讀者若深自求索，未始不可窺見其主旨。余既遭縲紲，抱甕幽棲，唯一生涯，卽爲不斷之祈禱，自謂瓦器之中，寶或存焉。故敢奮一時之狂言，求全國之警悟，愚公剗嶂，天遣夸蛾，讀者其許我之愚乎？抑獨憫我之迂乎？而余之奢望，固猶是也，固猶是也。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十九日趙紫宸識於北平宣內南溝沿之小蘆廬

後序

書脫於腕，無以付剞劂，卽今二年矣。業經洪煨蓮張東蓀張子高陳澧一諸先生轉相披覽，洪賜評語，餘三人以序惠，遺茲圭璧，錫我百朋，舉凡所論，非均與我同，而均深感吾心；良以深於史學哲學科學文學之君子，莫不珍惜其言，慎發其言，今乃言之若是，則我之非妄作也庶幾矣。東蓀子高澧一，道義之交也，煨蓮則道義之交而兼同事同道，且又同難焉。其所剖析，簡而概，摯而深，指陳謬誤，宜卽刪削之修正之，而乃悉仍其舊，非不是其論也。蓋欲存我之真，見我之始，而彰其所指也。其實我已書諸紳，而錄諸肺腑矣。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六日趙紫宸序於思琴鶴寓

基督教進解目錄

洪評

張序

張序

陳序

自序

後序

第一章 導言

第二章 知識與信仰

第三章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上）

第四章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下）

第五章 基督教本身——耶穌基督（上）

第六章 基督教本身——耶穌基督（下）

第七章 上帝論解

第八章 論救法

第九章 教會生活

第十章 基督教與世界

(一)

(一七)

(三六)

(五四)

(七二)

(八八)

(一〇五)

(一二三)

(一四一)

(一五八)

錄

目

第一章 導言

宗教的內包深，外延廣，自人有宗教的需要以來，演變紛繁，以至於今日。最古的是宗教，最今的亦是宗教。古時的宗教極簡單，有崇拜庶物的，有虔奉自然的，有敬畏鬼神的；今代的宗教愈演愈深入，人們不易瞭解。人們但見古代宗教的遺蹟，敬拜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精靈鬼怪，又夾雜許多神話，含蘊許多陳見；便以為一切宗教都是迷信。人們觀察事物，僅及表面，往往道聽塗說，不能鞭辟入裏，無怪其一知半解。一知半解的人莫不說古時的人無所憑藉，必需有宗教，現代的人則不然，因為已有科學，足以憑持自己的力量，發展人生，不再需要宗教的輔助。他們以為宗教之為物，除却迷信，除却與知識相衝突的元素，即沒有內包了；因此排除迷信，劃掃成見，即是廢棄宗教；解放人生，發展文化，非打倒宗教不為功。却不知道他們所要排斥的不是宗教本身，僅不過是宗教的贅疣而已。西人有話說，倒浴盆，連沐浴的嬰兒也倒掉了。這一句話頗可以形容現代許多妄談宗教的人們的行為。宗教的外延甚廣，上及神話異端，下至迷信妄誕；古今中外的神鬼奧秘，無所不逮；因此宗教所表現的現象，紛紜雜沓，使人眩惑而無所適從。迷信是容易顯露在外面的，精華是不容易直達於耳口的。人若猛然間遇見孔子，看見他衣服言語聲音笑貌，與平常的人一樣，自然就當他是平常的人了。人若驀地遇見蘇格拉底，見他相貌不揚，像一個勞動者，自然對於他不發生興趣了。以貌取人，往往失其真際。以外面的表示而論宗教，當然也就隔靴搔癢了。

宗教是人人必需有的，猶之空氣是人人必需呼吸，水火是人人必需用的。但是宗教卻不是人人可以論斷的。嬰兒喫奶，滋養稚質，然而嬰兒並不高談闊論，說奶如何滋補，如何營養，內含甚麼汁料，能有什麼效用。人有宗教，在大多數人，實在與嬰兒喫奶一樣；然而卻高談闊論，以為宗教是迷信，以為宗教是虛妄；豈不是怪現象？學物理的人，沒有學過心理學，自然不談心理，即或談及，亦往往抱着科學家的態度，自謙自抑，請求專家修正。學生物的人，不談天文，即或談及，亦要就正於天文學專家，亦要引據學權，自保科學家的態度。宗教在學理方面，也是一種學問，有其歷史，有其比倫，有其哲理，有其立論，有其種種事實與解釋，更具有生活上深入的修習與經驗。沒有學過宗教的人，沒有深入宗教生活而得經驗的人，豈可以妄談得？沒有學過科學而妄談科學的，有學識的必護其醜，以為是癡人說夢。獨於宗教一端，則人人妄肆譏評，高逞亂說，是為什麼呢？在學術方面講，妄論宗教，原不合乎科學的態度與精神。人們並非全不明瞭這一點。然而人人鼓舌肆言，高論宗教，即高深有識之士，且不免焉，是為什麼呢？有兩箇大原因。第一：宗教是保存價值的，守舊不易變，流傳迷信，頗為人類的痼病。人們攻擊迷信，破除束縛，自然匹夫有責。因此評論宗教，便變為人的事情。攻擊迷妄，本是好事，蔓延變相，就變為無益而有損的行爲。攻擊宗教的迷信，便連宗教也攻擊了；倒嬰兒的浴盆的，把嬰兒也倒掉了。不但如此，攻擊任何一種顯然不好的東西，猶之摧枯拉朽，容易不過；因此，有破壞性的庸人，就隨聲附和，作打倒這個推翻那個的，可憐的，容易的勾當。到了現在，譏評宗教，打擊宗教，不但成了許多學者自高聲勢的方法，亦且變了一般人的玩藝兒。第二：宗教既是守舊的，既不肯放棄牠所保

守的價值，也就不肯放棄牠範圍內遺留着的反價值的勢力。宗教與現存的制度結合，爲應被打倒的制度護身符，自然招厭招恨，引起反對派的打擊。在社會政治方面說，新興的社會政治勢力，要打倒現存的秩序，要推翻固有的制度，就不能不把爲此種秩序制度維持力的宗教，一齊打倒。社會政治是人的事，時勢所及，評論宗教也就成了人的事。直到現在，評論宗教的往往但抱實際的態度，並不會抱負科學的態度，祇借學識爲護身符而已。在俄國打倒宗教就是政治工作，並不是學術工作。在英美則不然，有因政治社會而打擊宗教的，也有因學術而批評宗教的，更有闡發宗教的精華而使宗教超脫舊習尚，維持新政局的。在我們中國，人對於宗教，並沒有死守成見，維持政局的行爲，自宜撇開狂妄的謾評，而用純學者的態度去觀察宗教，自宜人人試入宗教生活以立立身的基礎，以得內蘊的意味，而後深深瞭解，由比較飽學的人，彼此商量，得一箇比較公允的看法。所可惜的是：我們亦喜歡混水裏捕魚，不惜因欲急得金蛋而殺却下金蛋的神鵝。

真金不怕火。宗教若自有真際，若因爲人生所必需的，人們雖肆最惡狠的攻擊，亦不能損牠的毫髮。但是這樣，基督教裏有一句話說，『聖徒的血是教會的種子。』宗教愈受攻訐，愈加發達；攻訐停止的時候，即是宗教受危險的時候。金子入鍛爐，渣滓便脫盡了，愈鍊愈精純。美玉愈受磨礱，便成了圭璧瓊瑋。況且自來批評宗教的，祇批評得牠的迷信，打擊得牠與惡政治惡社會勾引的惡勢力，並沒有損害牠的本質，正如火鍛金子，石錯美玉，與金子美玉，並無損害。哲學方面，雖也有許多評論，論到教理的根基如何，能站立得住

與否，所論斷的力量至微，不足以成爲定評。一則因爲哲學有許多派別，沒有一種哲學，無論是唯心論唯物論實在論等等，足以成爲一箇人人公認的真理，也沒有一種哲學能包容一切真理而成立一箇顛撲不破的系統。有的哲學，例如柏拉圖派康德派的理論，是維持宗教的；有的，例如唯物論機械論，是根本與宗教爲敵對的。哲學不能說宗教是迷信，因爲每一種哲學是一種迷信。哲學不能說宗教經驗的確實性如何，因爲哲學祇是旁觀，站在旁觀的地位，作毫無成見的批評，自己並不深入宗教的內裏，去得經驗，去作生活。而宗教乃是生活，是向前維持而發展生活的動程。

人非宗教不能自存，亦非宗教不能有價值，有意義。這句話不待細說，亦不待證明，目前種種事實即是明證。口中亂說自己沒有宗教的人，並非沒有信念，平時無思無慮，以肚子爲神明，以肉體爲主宰，全心服從，犧牲了靈明亦所不惜；這就是一種變相的宗教，墮落的宗教。宗教一墮落，宗教被毀棄，便有這樣的結果。這等人到了急難的時候，不但會抱佛腳，而且什麼都能信。凡能救命，救肉體的，他都會信，會怒罵，會頂禮崇拜。有學識的人不恤如此做，平日倡言無宗教，或將小己的奉養爲事，或以大我的進展，人羣的福利爲事，自定一個大體以爲歸依的對象，所歸依的也是一種變相的宗教。他們不能禮拜，不能祈禱；然而禮拜祈禱的需要依然存在，急難臨頭，至多但說『應盡使須盡』，『啞子吃黃蓮』。至於大忠大孝，即以忠孝爲宗教。例如文信國公自任國家的運命，天地的綱維，深覺『天地有正氣，』鍾於人則爲浩然之氣，上爲日星，下爲河嶽，光芒永在，基礎永存；這就是他的宗教。又譬如孔子，自信負着文化的使命，曾說『知我者其天乎？』又說『天生

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這就是他的宗教。個人如此，國家亦如此。在此世界大戰的時候，加入戰爭的國家無不用宗教來擴大，來維持戰鬥精神。德國則以種族的精神為神明，相信自己的種族有超越各民族的能力與優勢，依仗着種與血就可以橫行全球。日本則以神道教為本，禮敬天后，崇奉天皇，以爭取世界大權，至少獨霸東亞，執行所謂聖戰。俄國則崇尚共產主義，以為國家依着歷史的動向，自創新紀元；其所有的信念，不啻為宗教的信念，其所依的權能，不啻是宗教的權能。英美兩國則崇奉基督教。至於我國雖無明白的宗教可說，直接間接亦深受宗教力量的維持。我們的元首深信基督，常作禮拜，常作祈禱，冥冥之中，維持着我國民族國家九死一生的生存。在這無宗教的危難時候，每個國家都有自擇的宗教。沒有宗教不但是人不能生存，即國家亦不能為生存而鬭爭。所惜人把共同的宗教摧殘了，各自為說，在無意中創立了維持自己，打倒他國的片面宗教。現代的戰爭，人都覺得武器的厲害，物力的浩大，却不知道這些可怕的殺人的利器背後，有一個不可見不可摸的信念，有一個宗教為總力量。宗教分裂為數個，世界也就跟着分裂了。將來世界若要統一，各國和協，彼此安居的話，分裂的宗教還該讓她們悉數消滅，而統一兼愛協和的宗教，還須出現；否則，黑漆一團，恐依然沒有解決的辦法。

宗教是生活；這句話，嗣後要細細說明。但因宗教的內包深，外延廣，討論宗教的人，往往舉一隅，不能以三隅反，流於偏僻片面的看法。因為宗教負着保存價值的責任，論者就單說宗教是頑固的，是保守的，而忘